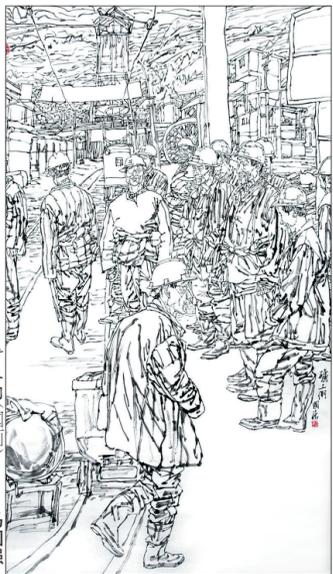


喜迎北京奥运 传承中华文明

——名人名家书画展作品选

侯志英书法作品



周鸿俊书法作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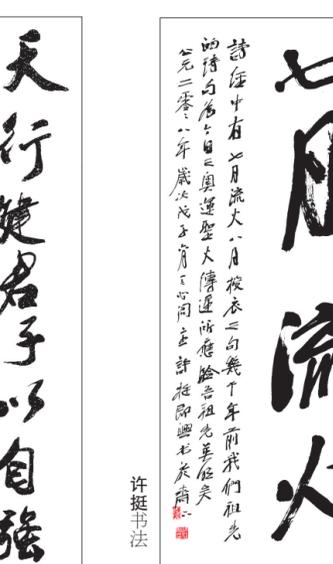
王威书法作品



丁中一书法作品



王彦发书法作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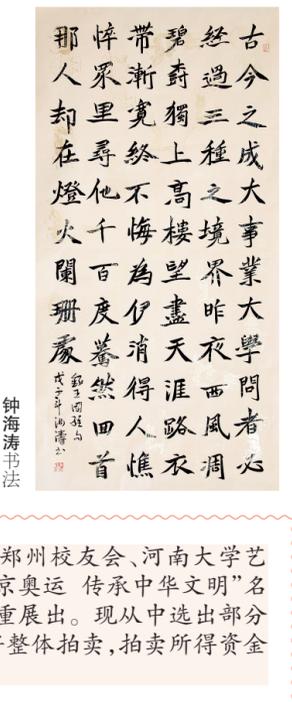
李明书法作品



王穗生书法作品



赵振乾书法作品



我们普通人可能不知道正气和邪气是什么意思。正气是什么意思呢？正气包括一个人的生理活动能力。比如有的小伙子吃饭多，消化得好，他消化系统的机能好，这就是生理活动能力，说明他的消化系统的正气旺盛。有的人，吃一点点东西，人家喝点姜糖水，出一点汗，一宿就好了。可是有的人，七天不好，拖了十四天。一个人好得快，就说明他正气旺盛，好得慢就说明他正气薄弱。所以，正气是人的生理活动能力、抗病能力和康复能力的总称，我们保持正气的旺盛就会少得病，得了病也会好得快。邪气是什么呢？所有的致病因素，不管是外来的还是内生的因素都可以叫邪气。

中医在分析的过程中，用中医的理论来分析，得病以后正、邪的关系是什么，最后得出结论，这个结论包括病变部位、病变性质、正邪关系，然后针对这种情况再去治疗，这就叫“辨证论治”。但同一个病，不同的人、在不同的阶段，有不同的临床表现，通过分析以后在治疗上用不同的方子。我们今天的人就把这叫做“同病异治”。

张仲景的辨证论治给后来的医生另外一个启示，叫做“异病同治”。不同的病却可以用同一种方法，甚至用同一个方子来治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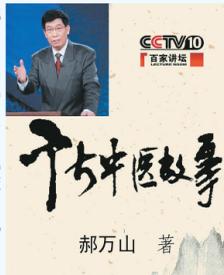
张仲景当时写的书叫《伤寒杂病论》。在古代，医学分科比较粗，只把病分了两类，一类是外来的致病因素，如风寒暑（热）湿燥火这些邪气，包括一些传染性的致病因素所造成的病证都叫“伤寒”。那么除了这类的病证之外，剩下的像七情六欲所导致的，饮食不节所导致的病证，都叫“杂病”。那时候分得很简单。而张仲景呢，他外感病也治，杂病也治，所以他写的书叫《伤寒杂病论》。

《伤寒杂病论》上记载，面对两个不同的病人，面对心烦和腹痛两种不同的病证，张仲景居然用同一个方子——小建中汤，并且都疗效显著。那么，书上的记载是真实的吗？这种异病同治的方法真能行得通吗？

有一次我在门诊遇到一个病人，他得了结肠癌，做了手术，这是现代的首选的治疗方法。医生在手术的过程中，发现他腹腔的淋巴结转移了很多癌细胞，因此手术之后又加了放疗，这一放疗就引起了放射性肠炎，肚子疼，越到晚上越疼，疼得他睡不着觉，只好打止痛针，吃止痛药。找大夫看，大夫说这就是放射性肠炎，疼上半年就好了。他说，老天爷，让我疼上半年，我可忍受不了，我还是找中医大夫看看吧。他从网上查到了我的名字，就从外地跑来找我。我从辨证的角度来看，这个人血色素偏低，整个人比较瘦弱，他是患癌症的身体啊，这不是气血两虚、腹部经脉失养吗？舌上又有瘀斑，手术以后很多人舌上有瘀斑，这是有瘀血的表现，所以我用张仲景治疗肚子疼的这个“小建中汤”，加了活血化瘀的药给他吃。他吃了两周以后，疼痛明显减轻。后来又吃了一周，基本上不疼了，他非常高兴。这个人手术之后到现在大概有四年多了，在一段时间就来北京找我适当调理。

放射性肠炎，张仲景肯定没有遇到过，那个时候没有放疗法，可是我们今天用张仲景的小建中汤，用他这个方子来治疗气血不足、肚子的经脉失养、腹部筋脉拘急痉挛这些症状，就有疗效。当然，要根据病人的不同情况适当加减。

有一次，一个大一的女学生被她妈妈带来看病，她住那一坐，面黄肌瘦，情绪低落，精神抑郁，人非常消瘦，不说话。她妈妈说，我孩子原来很活泼，从上大学以后就像变了个人，也不爱吃饭，也不好睡觉，逐渐消瘦。我问女孩，你月经来得正常吗？她妈妈说，她月经正常。这个孩子就瞪了她妈妈一眼，然后就跟我说，大夫，能让我妈妈出去一下吗？我跟我妈妈说，孩子既然有这个要求，你是不是回避一下？然后妈妈就出去了。这个孩子说，我有很多事情不敢跟妈妈说，实际上我已经闭经五个月了。



郝万山 著

千古中医故事

连载

做智慧女人/于丹

众人眼中的学术超女、教授、国学的研究者、传播者、电视策划人、撰稿人，这些头衔于丹并不钟爱，她不喜欢自己被标签化，甚至觉得标签贴满了她的身上，她就不再是一个透明的瓶子，就失去了自己的透彻。她只愿意超越自我的状态，寻找温暖和心灵温暖的方式。

其实于丹在事业上取得任何成就都不值得众女子羡慕。她在家里是个受宠爱的“小女人”，这事儿使得大家对她的生活感叹不已。

不为某个褒义词活着

杨澜：那天我们在办公室里就琢磨，你说于丹要上我们节目，大家都特别高兴，说跟她聊什么呀，聊那个老子、庄子，聊两句就露馅了，肯定露馅了。没人知道那么多呀。说要聊她的个人经历吧，我们大家、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，也没什么可再聊的。后来我就打了个电话给于丹的一个好朋友，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。我说，你说说于丹还有什么方面没被大家谈过。她说哎哟，你不知道她多受宠啊。我说我怎么受宠法。她说她在家里基本上不用做饭，不用做家务，出门不用开车，过生日的时候，老公开车把她送到朋友的聚会，等她玩高兴了，老公再来接回去。羡慕不羡慕？

观众：羡慕。

杨澜：做得到吗？

观众：做不到。

杨澜：后来那天我就顾影自怜，我说我怎么没有这样，我说我们家都是早上一起来老公在那边喊袜子呢，然后我赶紧给人拿袜子去。

于丹：你已经把我的生活状态差不多说明白了。

柯蓝：你真的在家里就不烧饭，不用做家务？

于丹：用我们家的话说，我的劳动成本偏高，就是老摔碗、摔碟子、摔玻璃，还有可能把菜刀掉到脚指头上。真的，劳动成本偏高。摔东西那都是一般的，还有伤害自己，所以我是属于那种劳动态度特别好，但是劳动效果欠佳。我态度好，又对别人做的东西一贯吹捧，吃起来又特香。

柯蓝：一般怎么吹捧的？

于丹：比如老公炒了一盘西红柿炒鸡蛋，那菜就瞬间见底啊，瞬间见底。所以谁请我吃饭特别有成就感，我会说你做得太好了。

柯蓝：咱们也没外人，让您先生

今天也别看电视，我真是打心眼里比较无聊吧，还是有点半蒙，半真半假。

于丹：没有，其实刚才开玩笑。我觉得不走脑子是最好的生活状态，每家其实都有每家的一种平衡关系，因为家庭不是你自己的，你跟老公、跟孩子、跟母亲、跟父亲、或者跟婆婆、跟兄弟姐妹，之所以成为一个家庭，没有说孤立的哪一个女人的角色，只有跟别人的关系平衡了，你就会觉得你跟周围的人在一起舒服，就是说也可能是每天早晨给全家找袜子，这就是你在你们家最舒服的角色。

杨澜：对，我也觉得自己挺能干的，还能找着袜子。因为是我搁那儿的。

柯蓝：你是袜子主任。

于丹：对呀，因为我要是找不着袜子，我就不穿袜子，所以他们怕我冻着，他们就给我找袜子。

杨澜：你真的就能不穿？

于丹：我是觉得吧，你不用捋捋走脑子想，说我在家里应该是什么角色，人跟人的关系是和谐的，是恰当的，是均衡的，我觉得挺好。

杨澜：你真不开车？

于丹：开车这件事上我确实是个智障。因为在找路这个问题上，我已经不可救药了。我女儿一岁多的时候，大家就夸她说，你看她在认路上现在比你强。

杨澜：我听说一个小故事，说有一次您自个儿打车回家，绕了很长时间都没找到。然后终于到的时候，计程车司机说这是你家吗。您还计什么意思，说是我男朋友家，我不来。

于丹：你这个故事也是被天下人演绎了多种版本，但是基本上这事是经常在我身上发生，经常属实。我确实是对方位很不明白，但是我得觉得这个事也没什么，我不是也没想当出租车司机吗？我就把这事儿交给别人办不就完了吗。我从小就糊里糊涂的。因为我是觉得这个人呢不能操心太多，你想，心才有多大呀，因为操心太多，这些事全都把心占满了的话，它不就别的地方了吗？我觉得人的脑子里的事就跟电脑的硬盘似的，你要老收邮件，老处理文件，过一段你怎么也得清一批吧，就是不删的话，它还能自动，但是运行特慢，就什么都跳出来了。我其实就是想让自己老能腾出来大块的地方，因为我老觉得以后的日子多，可能性更大，眼下的事怎么舒服你让它过去就完了。